

PEIDUOFEI

裴多菲

[匈] 希达什·安道尔著
史瑞祥译



外国名作家传记丛书

外国名作家传记丛书

裴 多 菲

〔匈〕希达什·安道尔著

史瑞祥 译

责任编辑 尚书磊

黄河文艺出版社出版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3.125印张 303千字

1985年5月第1版 1985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6,050册

统一书号10385·9 定价2.80元

目 录

呱呱坠地	(1)
学生时代	(10)
流浪的岁月	(27)
流浪艺人	(39)
裴多菲时代的匈牙利	(46)
再度流浪	(62)
最后一次进流浪剧团	(73)
裴多菲时代的佩斯(布达佩斯)	(94)
助理编辑	(98)
“仁慈的”雇主	(107)
匈牙利人民的诗人	(121)
十人协会	(169)
我怎么称呼你	(180)
世界多么美好	(217)
“地震”前夕	(245)
一八四八年三月十五日	(262)
人民跟随着自己的儿子	(275)
肮脏的交易	(287)
匈牙利第一次“诚实的”资产阶级选举	(302)

佩斯的九月事变	(323)
民族解放战争中的裴多菲	(338)
斯拉夫进步人士与匈牙利一八四八年革命	(363)
裴多菲之死	(373)
裴多菲的胜利	(397)
裴多菲生平大事年谱	(411)

呱 呱 坠 地

这里，夏天是滚滚的金色麦浪；到了秋天，紫红的葡萄叶下露出一串串成熟的葡萄，萎蔫的金合欢在微风中簌簌作响，诉说酷暑时光的幸福。现在，这块草原已是银装素裹。从蒂萨河一直延伸到多瑙河的匈牙利奥尔弗尔德大平原一片银白。一团团冬天的乌云飘出一小朵一小朵棉絮似的雪花，落在了沉寂的四郊。周围成了白茫茫的银色世界。当天空偶尔放晴，露出太阳的时候，整个大地闪烁着强烈的光芒，耀眼夺目，使人流泪。

来自多瑙河的阵阵寒风在呼啸，席卷着整个草原。狂风卷起亮闪闪的雪花忽而向四下里抛撒，忽而卷成漏斗状的雪柱。有时候，狂风怒吼着在某处雪堆上停留片刻，然后重新跃起，呼啸着向远处奔去，又在别的地方扬起阵阵雪花。

蜷伏在地上的小村庄呆呆地凝视着寒风的肆虐。各家的窗户，象一只只小眼睛似的，窥视着村前的大路和展现在大路那边的原野。当天黑定以后，蜡烛点燃了，一些茅屋的窗口露出了亮光。不过，也有许多茅屋的窗户从来都是黑洞洞的——贫穷使这里的人们点不起蜡烛或者油灯。他们摸黑坐着，不时地拨动着炉火。当供一天取暖用的干草烧到最后一捆的时候，他们便上床睡觉。第二天早上，又得开始干那沉重而又乏味的奴役般的劳动。

在富裕的贵族庄园周围，是可怜巴巴的小家小户。贵族的地

产占去了匈牙利的大片土地。几十万农奴既要替他们耕种土地，又要照料自己的份地。农奴们只有分别向地主和教堂交纳十一税和九一税^①，给哈布斯堡皇朝服劳役，交纳各种苛捐杂税和一些叫不出名堂的赋税，才得到这块份地。一年到头，这样那样的官差徭役接连不断，没有空闲过一天。除了这些农奴以外，在地主的土地上还有数百万雇农在当牛马，因为他们只有立足之地或者埋葬干瘦的身躯的土地，此外一无所有。

有时候，在通往村里的那条结冰的路上，会出现一个骑马的人，或者一个在狂风中挣扎着前进的人；这是从奥地利军队中开小差的士兵或者是从地主家逃出来的农奴在寻找栖身之所。夏天，这些被称为贝加^②的逃亡者在森林里聚义。他们赶走地主的马匹；在大路上截住财主们豪华的马车，把他们的钱财和珠宝搜个精光，然后才让这些吓得半死的财主以及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夫人和小姐回家，临走前命令他们在到达指定地点之前不准回头偷看。

“老爷，您看见那棵树了吗？”

“老爷”微微地眯缝起双眼，好象是阳光刺眼睛似的。他向草原的远处看去，可是他无论怎么看，也看不到一棵树。再说，绿林好汉那黑洞洞的枪口正对着他，他能放心大胆地去看旁的东西吗？

“看见了。”

“看见了就好……”贝加们笑着说，“这家伙可以放走，他已经吓得把小草当杨树了。”

① “十一税”和“九一税”是地主和教会向农民征收的税。其税额分别为农民收入的十分之一和九分之一。

② “贝加”：匈牙利文的原意为“强盗”。他们有些专门从事抢劫，但也有一些则竭力伸张社会正义。老百姓同情他们，认为他们是“劫富济贫”的好人。

贝加们把部分掳获物施舍给一些穷人，这些穷人掩护他们，
当宪兵队来围剿的时候，预先给他们通风报信。有时候，贝加们
也和宪兵交锋：

全市出动捉邦迪：

“抓住他，抓住他！

用绳子把手捆好，

捆好，捆好！”

邦迪没有想到

如此下场，如此下场。

他的脸上

变了颜色，变了颜色。

如果贝加失利被俘，那就会被带上镣铐，关进阴暗潮湿的牢
房。在那里

一磅面包，一杯水，

餐餐如此，餐餐如此。

脚上戴着沉重的铁链，

一普特，一普特。①

宣判之后，他多半被押上绞刑架：

长长的绞索溜下横木——

雅尼，这是你最后的归宿！

他的身躯开始在风中悠荡。

① 民歌。

雅尼，你抛下妈妈谁照看？①

穷人们喜爱贝加，赞美他们：

可怜的罗扎②

跨上了战马。

金色的刀穗

在身旁飘撒。

天上的星星啊！

燃起大火吧！

给勇敢的贝加

把道路照亮！③

冬天，严寒把这些绿林好汉赶出了森林。他们在飞离荒芜田园的乌鸦的悲鸣声中各奔前程。狂风象呼啸的皮鞭抽打着他们的脸颊，夜间他们常常受到嗥狼的包围袭击。

在这季节，贝加们便在乡村和路边小旅店中临时找个栖身的地方，等待春天的来临。

当天气转暖，冰雪开始融化，第一批溪水发出潺潺响声的时候，当那嫩草惊讶而又畏葸地钻出地面，芦苇丛中和森林里一切又重新开始苏醒的时候，贝加们又回到林中的老巢。如果他们在森林里找不到食物，便收集鹤蛋，然后在篝火的热灰里煨熟充

① 民歌。

② 罗扎·山陀尔：最有名的贝加头领之一。他成了民歌中受人喜爱的主人公。

③ 民歌。

饥。即使在丛林中，贝加的斥候仍保持高度警惕，凝神倾听，提防宪兵从什么地方冒出来捉拿“罪犯”，把他们交给法官定罪。如果他们犯的“罪”仅仅是因为逃离“主人”，法官们便判处他们笞刑，然后遣送原籍仍当农奴，或者送到奥地利去当兵。

在那年头，佩斯路上经常有大批大批的牛羊路过——这些牲口经过佩斯被赶往维也纳，到了那里，将以十分低廉的价格卖给德国人。一路上大车接连不断，车上满载着兽毛、皮货、酒、小麦和燕麦等货物，维也纳那填不满的肚子能把这一切东西全都吞完吃光。

匈牙利的肢体仿佛被人用刀子切开了似的，鲜血沿着这些道路源源不断地流往国外。

赶牲口的人骂声不绝。他们跟在满载各种货物和食品的车辆后面走着。太阳无情地烤着这些可怜的人。尽管酒桶在他们身旁轰隆作响，但是他们不能以酒解渴，只能强咽唾液，继续赶路。有一首民歌倾诉了他们的哀怨：

我们在这里，
连一块面包也难吃上；
我们流血流汗——
换来的酒一口喝光。
愿上帝将他们惩罚！

农民们在双重的压迫下受煎熬。每当奥地利对匈牙利进行新的勒索时，匈牙利的老爷们便想方设法把负担转嫁给农民。可是后者已经一无所有。从这些赤足的农奴和雇农身上还能榨出什么油水呢？因此，骑在匈牙利人民身上的德国富农连匈牙利地主也不放过。

牲口贩子们剥削农民和赶牲口的人心狠手毒，就象给落在他们手中的牲口剥皮一样，现在连他们也在闷闷不乐地盘算自己的收入：要是维也纳不设关税壁垒，阻止他们离开奥地利经商，那他们的货物可以以双倍的价钱脱手。

* * *

上世纪初，匈牙利奥尔弗尔德大平原上有一块斯拉夫人聚居的地方——基什—凯雷什镇。镇上有八千居民。拉科齐^①二世领导的反对奥地利的起义失败之后，一七一八年有一个匈牙利地主让一些斯拉夫农民迁入自己那荒无人烟的庄园，后来又迁来一些匈牙利农民；于是强劲的匈牙利语渗进了生动柔和的斯洛伐克方言，听起来犹如不断喧哗的北方松涛声。

教堂作礼拜，斯洛伐克语和匈牙利语是通用的，唱忧郁的赞美诗也是用这两种语言。每逢夜晚，斯洛伐克人聚集在一起讲述人民英雄杨·胡斯的故事，这位英雄敢情根本没有死，有朝一日他将重新出现，从高山上下下来拯救自己的人民脱离苦海，于是审判的日子就会来临，那时将不分谁是斯洛伐克人，谁是匈牙利人——审判时只看一件事：他是穷人还是地主。

至于匈牙利农奴，他们爱讲拉科齐的军队将来要打回来，给人民带来幸福。

* * *

斯洛伐克姑娘，女仆赫鲁兹·玛丽娅出嫁已经五年。她的文夫，屠夫彼得罗维奇·伊斯特万是一位斯拉夫人血统的匈牙利贵族。

彼得罗维奇·伊斯特万是一个头发淡黄的汉子，宽宽的肩

^① 拉科齐·费伦茨二世（一六七六——一七三五），匈牙利反对奥地利起义（一七〇三——一七一—）的领导人。

膀，中等身材，长得很结实，他神情开朗，棕色的眼睛闪烁着专注的光芒。他从小喜欢四海为家，不愿意老是呆在一个地方。单身的时候，他到过许多村镇和城市。他能够把所见所闻绘声绘色地加以描述。他讲一口漂亮的匈牙利语，而且带点奥尔弗尔德口音。他喜欢讲故事，人们愿意连着听他讲几个小时。彼得罗维奇为人厚道，但容不得别人违拗，尤其在家里更是如此；发火的时候，连自己的妻子也决不宽容。

玛丽娅是一位身材不高的黑发女人。她性格娴静、温顺，但很忧郁，最喜欢孤独。这也许是少女时代艰难的生活留下的痕迹。但她终生郁郁寡欢也可能是由于她的心上人跟别的姑娘结了婚的缘故。

玛丽娅的父亲赫鲁兹·雅诺什是一个贫苦的鞋匠。他把女儿送到阔亲戚家里去伺候人。玛丽娅在马格洛德村认识了彼得罗维奇·伊斯特万。他当时是一个屠夫的帮工，对这个小个子的女仆一见钟情。可是玛丽娅另有所爱——爱上了一个鞋匠的徒弟，想嫁给他。但是命运又安排她到佩斯去帮佣。当她回到家乡的时候，发现鞋匠的徒弟没有等到她回来便和另外一位姑娘结婚了。玛丽娅后来又受雇到一家地主家当洗衣工。她和彼得罗维奇·伊斯特万再次相遇，这时她愿意作他的妻子了。

玛丽娅会唱许多动听的斯洛伐克歌谣。每当她用柔弱然而纯正的歌喉唱起“流吧，水，流吧！”，她的歌声宛如喀尔巴阡山脚下潺潺的泉水——早春的山泉就是这样叮咚响的。

她的丈夫除了一双手和一张贵族证书以外，一无所有。彼得罗维奇夫妇在基什—凯雷什镇住的是一间草屋，而且就连这间草屋也不是他们自己的，是从本地一个理发师那里租来的。

这一天是一八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除夕。身材瘦小的赫

鲁兹·玛丽娅正在等待孩子降生。她喜笑颜开地想象着即将出世的孩子。婴儿的衣服早已准备好了。她一直在想的是她将生下一个什么样的孩子。是女孩还是男孩？孩子长大以后将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孩子的眼睛象父亲，是棕色的？还是象她，是一双明亮的黑眼睛？

晚上，虽然外面寒气逼人，但她只披了一条围巾便跑到邻居家去串门。她和女邻居聊开了天。夜色已深，玛丽娅突然感到不舒服，于是便起身回家。黑暗中她绊了一下，跌倒在雪堆上，喊叫起来。女邻居闻声赶来，搀扶着她，小心翼翼地把她送到家里。她丈夫抓起大衣，急忙跑去请接生婆。

当斯洛伐克福音会教堂响起半夜钟声的时候，匈牙利天主教堂的钟声也叮叮当当地响了起来。钟声和睦地互相呼应着，宣告新年的来临。彼得罗维奇·伊斯特万这个强壮结实的汉子坐在厨房里抽烟斗。尽管厨房里只有他一个人，他仍竭力掩饰自己的激动：男子汉是不应该把激动流露出来的。

但是，他突然再也按捺不住焦急不安的心情，披上大衣来到外面。

钟声已经停息。雪也停了。四周一片寂静，只有积雪在脚下发出轧轧的声响。天空黑沉沉的。可以看出，稠云刚刚开始散开，因为在那高空，正好在彼得罗维奇的头顶上，只有一颗星星在闪耀。彼得罗维奇遥望这颗孤星，不胜惊讶：“天上只有一颗星星，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房里突然传来一声尖叫，接着是一阵长时间的、低低的呻吟：“哎哟，妈呀，我的妈呀！”随后一阵沉默，不久响起了婴儿刺耳的尖叫声。彼得罗维奇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冲进卧室。

接生婆把新生儿捧到他面前：

“您生了一个儿子，彼得罗维奇，是儿子！不过现在请您走开，我一会儿再叫您。”

彼得罗维奇高兴得几乎要跳起舞来，但是他却乖乖地转身走了出去。他在一张小凳子上勉强坐下，把烟斗装满烟丝，从炉子里夹出一小块煤捺在烟丝上；他长吁了一口气，仿佛他也从分娩的痛苦中解脱出来了。

“我有了一个儿子。”他喃喃地说。

房里不让进去，彼得罗维奇在外面又足足等了一个小时。最后，接生婆让他进去了。彼得罗维奇一进去，先看儿子，他的举动竟没有使妻子感到委屈。他一手捻着胡子，得意地晃着脑袋，然后走到妻子床前，俯下身子，温柔地吻了吻她的额头。玛丽娅朝丈夫微微一笑，随即闭上了眼睛。

“她需要睡觉！”接生婆说。

彼得罗维奇慌张地回过头来，又瞥了婴儿一眼，咳嗽一声，走了出去。由于激动，厨房里他待不下去，跑到院子里。

他仰望天空，那颗不寻常的孤星在哪儿呢？天上的云已经消散，满天的星斗在闪烁，这些星星似乎簇拥着原来的那颗星星。星光是那么灿烂，仿佛它们是吸收了那颗孤星的光辉；地球上所有人的眼睛本来也该这样明亮的啊！在这灿烂的星海中，已经无法辨认出那颗孤星了。

学 生 时 代

婴儿的身体很孱弱，原以为他活不下来。母亲产后得病，无法给孩子喂奶，于是彼得罗维奇给儿子雇了一个匈牙利保姆，名叫库鲁茨·茹让娜，由她抚养孩子。当孩子开始会走路的时候，保姆便教他匈牙利语。小孩很快就学会讲两种语言。他同母亲说话用斯洛伐克语，同父亲和保姆说话则用匈牙利语。有很长一段时间他把这两种语言混杂在一起使用：匈牙利语名词后面加上斯洛伐克语的动词，而这个斯洛伐克语的动词又按匈牙利语的形式变位。

小山陀尔开始似乎一切都称心如意。他两岁那年，全家移居费莱吉哈佐。彼得罗维奇在当地租了一家肉铺，他家很快富裕起来。费莱吉哈佐是一座热闹的小城镇，这里的居民全是匈牙利人。

裴多菲把这座小城镇当作他的故乡，大概是因为他两岁的时候便到了这里，并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

在这美丽的平原上，
有我的可爱的故乡，
这城市是我的生长之地，
我保姆的歌还在荡漾，

我又听到那儿歌的声浪：

“金龟子，黄黄的金龟子！”^①

山陀尔六岁那年，父亲把他送进学校，但不久又把他转到克奇克梅特去上学。山陀尔在这里除了学习匈牙利文以外，还学拉丁文。但是连这所新学校也没有使彼得罗维奇感到满意。他给儿子换了许多地方，希望能找到一所最理想的学校。

山陀尔开始这种漂泊不定的生涯时，才六岁多。每一个城镇，他都没有连续住满过两年。父亲脾气暴躁、严峻，万事都好挑毛病，他用心良苦地把儿子从一个地方送到另一个地方——想给儿子寻找一所最好最好的学校。可以想象，一个年方七岁而又生性敏感的孩子远离家乡和父母，生活有多么艰难。裴多菲在他的早期诗作中从来没有直接诉说过，只是在后期的那篇优秀的长诗《使徒》中仿佛是无意地塑造了一个寄人篱下、苦闷憔悴的孤儿形象。

也许正是由于他的童年是在远离母亲的异乡度过的，所以他对母亲的爱才那么强烈。难怪裴多菲有一次曾经对一位朋友说道：“你会看到，我很快将写出最美丽的爱情诗篇——一本诗集，呈献给我的母亲！”当时他已结了婚，而且他的爱情诗已在全国传颂。

也许是因为他经常想念家乡和父母的缘故，他从小就显得孤僻，不爱交际。裴多菲的一位老师曾经写道：“课间休息的时候，孩子们都在跑来跑去，但他贴着墙根站在一旁，淡漠地看着同学们快乐地玩耍。……只要对他说：‘山陀尔，你也去玩玩吧！’他总是忧郁地回答：‘我不喜欢玩。’”

^① 裴多菲：《我的故乡》。▲

山陀尔在佩斯学的是德语。但是父亲又不得不把他从佩斯弄走，因为十二岁的山陀尔“老是在戏院门口闲逛”。当十三岁的山陀尔在多瑙河南部地区上学的时候，已经开始学习第五种语言（法语）了。

当时他还是一个爱沉思、性格温和的孩子。

……每当田野里
传来快乐的喧哗，
牧童们身披晚霞
赶着牛羊回家，
我却躲到草垛下，
陷入忧郁的幻想……①

他只是偶尔才显得有些固执。他的老师在学校记事簿上曾写过这样的评语：“他表现一贯良好，从未受过严厉的处分。”

但是后来，当他习惯了这种远离亲人的生活之后，他性格中的其他一些特征也渐渐显露出来。他的一个同学曾经谈到他小时候的许多值得注意的趣事：“他机警灵活，善于跑跳，喜欢跟大孩子们来往，他什么都敢干，尤其是当别人对他的胆量表示怀疑的时候更是如此。有一年，刚开春，河里的冰已经很薄了，高年级学生想找一块可以滑冰的地方。山陀尔领了一群低年级学生跟在大孩子们的后面，可是他们到了河边，大孩子们只让能跳过河去的人继续往前走。小河相当宽，小孩子是跳不过去的，但是山陀尔不服气，他助跑了几步，纵身一跳，可是只跳到河心，把河面

① 裴多菲：《鹳鸟》。

上的冰压塌了，好不容易才爬到岸上，但他坚持不回去，穿着湿衣服跟大孩子们在一起待了一天。”

有一次，他和一群孩子到地里去。突然有一头离群的公牛向他们直冲过来。孩子们吓得四散逃窜，只有山陀尔一个人留在原地没有动。当公牛冲到他面前的时候，他挥起棍子猛击它的前腿，这庞然大物扑通一声跌倒了。

“屠夫们就是这样干的。”山陀尔说。

* * *

黑眼睛的少年现在也象其他同学一样爱玩。跑步、打球，他总是一马当先。他忘情于自己的所作所为。有时候他会纵声大笑，笑声震得学校窗户上的旧玻璃嗡嗡响，仿佛连玻璃都被逗笑了。在学习上，他也是班里的第一名。如果同学们有什么不懂，总是向他请教，因为他们知道他乐意帮助别人。大家给他取了一个外号，叫他“学者”。但是这位“学者”不仅贪玩、好学和爱笑，而且也爱发脾气。他把正直、诚实和忠于自己的诺言看得高于一切。他讨厌撒谎。要是看到一个高年级学生或者自己班上某一个个子较大的同学欺侮弱小，他不仅是生气，简直是怒不可遏。

有一次，一个力气比山陀尔大得多的高年级学生欺侮他，想把他摔倒。他使尽浑身力气，灵活地进行自卫，结果三两下就把对方摔倒，使他两肩着地。这个败阵的爱打架的家伙家里很有钱，在城里是有名的。他从小娇生惯养，把哪个同学都不放在眼里。他要是吃了亏，便马上跑回家去告状。

现在，竟输在一个比他小的人手里，懊丧得满脸通红。他从地上跳起来，撒腿就跑，去找他的老子。他心里很清楚，他那财主爸爸有足够的力量使儿子反败为胜。老子听了儿子的哭诉，气喘吁吁地来到学校。他一头闯进校长办公室，怒气冲冲地嚷道：